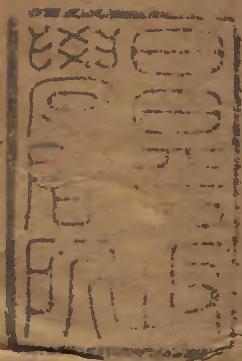


成案所見集 二集



			九	漢
		八	二	書
		四	四	門
四	八	二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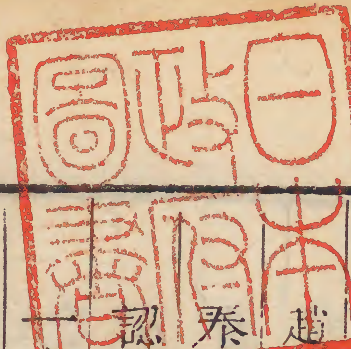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49	
冊數	48 (37)		
函號	296	104	

十一上



回民糾夥同毆三人以上執持兇器擬軍如係
徒手擬徒十人以上卽無兇器亦擬軍

刑部題會看得定陶縣回民張四聽從沙振方謀毆
趙君用至中途扎死葛有先一案據護山東巡撫國
奏疏稱緣張四係荷澤縣回民與已死葛有先素不
認識張四向與定陶縣回民沙振方交好乾隆四十
一年春間沙振方與伊表弟荷澤縣民常耀各出資
本夥販小雞生理三月間常耀將小雞一担賒與同
縣人趙君用議定大錢一千八百文約至秋後償還



沙振方並未面同經手嗣于六月十九日沙振方自
向趙君用索討雞錢趙君用以雞隻係常耀賒給不
應沙姓冒討並指其回蠻不達時務惡言斥辱沙振
方被辱不甘起意糾毆洩忿二十日早沙振方約熟
識之荷澤縣回民張四米貴臣馬三畏馬八沙開印
卽沙羅鍋李三李大小李德元沙宗義馬大小馬二
小郭天福等訴知情由免令幫助張四等俱以回教
被辱應允帮毆均在村前會齊沙振方聲言趙家人
衆須各帶器械防身米貴臣等俱分執鎗刀木杆張

四徒手沙振方腰間插着屠刀復携防夜手鎗并令
伊子沙大小沙二小各帶木杆一同前往沙振方張
四米貴臣沙大小沙二小先行餘俱落後路經葛有
先花地適葛有先在地修花沙振方等圖近卽在花
地行走葛有先斥其踣壞棉花上前混罵沙振方分
辯葛有先拾取磚塊向擲沙振方閃避葛有先復彎
身拾磚沙振方同張四米貴臣一齊赶上沙振方用
鎗扎傷葛有先右臂膊側跌倒地仰臥張四隨拾磚
扼其胸膛米貴臣用所帶之鎗扎傷葛有先右腿葛

有先卽指回教祖先大肆辱罵并將頭掙起聲音拚
命張四因葛有先罵其回教祖先一時忿恨頓起殺
機隨拔沙振方腰間所插屠刀扎傷葛有先額門左
葛有先仰臥倒地不能移動張四當將克刀交還沙
振方而逸沙大小沙二小在場並未助毆維時和榮
宗經過同吳世耀房可行先後聞聲上前解勸撞遇
馬三畏馬八沙開印李三李大小李德元沙宗義馬
大小馬二小郭天福等攔住和榮宗理阻馬三畏疑
其幫護用刀將其頭上毆傷馬八用刀扎其腿上一

下和榮宗害痛欲逃被沙開印趕上用繩拴縛牽拉
復用杆毆傷其左脚面左右臂棄置路旁吳世耀勸
阻之時李三用杆毆傷其右腮腋吳世耀用手支格
李大小用杆又毆傷其左手指李德元復毆其左脚
面一杆而散時房可行趕至聲音不許打架被沙宗
義馬大小馬二小郭天福截住房可行畏懼轉身欲
避沙宗義趕上用刀扎其左後脇一下馬大小等幫
護用杆毆傷其左腿經沙振方喝阻該犯等見致傷
多人心生畏懼不敢往尋趙君用各自逃匿詎葛有

先傷重移時殞命報縣緝獲張四等到案嚴審供認不諱將張四依律擬斬沙振方依例擬軍從重改發烏嚕木齊爲奴等因具題前來查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又例載克徒因事忿爭執持刀鎗等項兇器傷人者發近邊充軍各等語今該撫疏稱回民張四聽從沙振方糾約爭毆因葛有先等辱罵回教有心將葛有先扎死應如該撫所題張四合依故殺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該犯因沙振方糾約謀毆趙君用輒敢倚恃人衆逞兇殺死無辜之葛有先實屬愍不畏法應卽入于本年秋審辦理再該撫疏稱沙振方用鎗扎傷葛有先右臂合依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刀鎗等項兇器傷人例發近邊充軍從重改發烏嚕木齊爲奴等語查該犯係回民輒敢以口角微嫌糾約十四五人各持刀鎗器械謀毆洩忿行至中途遇田間修花之葛有先一言筆衅該犯先用鎗扎以致張四用刀將葛有先立斃其命尤爲兇惡依例擬軍不足蔽辜自應從重僉妻發烏嚕木齊等處給兵丁爲奴面刺外遣二字沙振方事犯在本年

五月初二日

恩詔以前但係糾衆謀毆執持兇器傷人改發新疆爲奴之犯應不准其援減該撫又稱米貴臣鎗傷葛有先右腿馬三畏馬八沙開印卽沙鑼鍋李三李大小李德元沙宗義馬大小馬二小郭天福等各拿刀杆毆扎解勸之和榮宗吳世耀房可行三人現在嚴行飭緝同沙大小沙二小一併務獲查明兇器分別辦理照例核擬另結等語應如該撫所題辦理再查此案回民沙振方等結夥十五人橫行無忌現獲者止張四沙振方二犯其米貴臣等十三人尙未弋獲此等兇惡回民目無法紀傷人事發輒竄匿他處若不嚴緊緝拿此輩特爲得計日久復萌仍行糾黨爲匪滋事相應請

旨飭令該撫將米貴臣等十三犯責成各屬勒限務獲無使一人漏網庶足以戢暴安良而振刷惡習不得因首從已獲以餘人爲無足輕重致生縱奸長惡之患抑臣等更有請者查回民獷悍性成竊劫爲匪肆無忌憚每遇謀毆之案卽糾聚多人執持兇器其強橫

頑狡更甚于常人伏查定例回民結夥三人以上行竊者不分首從照積匪猾賊例改發充軍至糾衆謀毆之案則仍照律例定擬夫三人行竊尙有潛踪畏法之心而糾黨殺人何異白晝橫行之盜乃論罪轉輕于行竊於情法實未平允今此案回民沙振方謀毆趙君用洩忿糾約回民張四等至十五人之多名執刀鎗兇器路過葛有先花地踹壞棉花因葛有先攔阻張四用刀將無辜之葛有先殺死而馬三畏等各執刀杆毆扎解勸之和榮宗等三人各帶重傷似

此聚衆逞兇不法已極若不嚴定專條實不足以懲克暴而儆刁風臣等公同酌議嗣後遇有回民結夥三人以上執持兇器毆人之案除致斃人命罪應擬抵之犯仍照民人定擬外其餘糾夥共毆之案悉照回民結夥行竊例擬軍如結夥雖在三人以上而俱徒手爭毆並無執持兇器者應于軍罪上減等擬徒至結夥在十人以上雖無執持兇器而但毆傷人者仍照三人以上執持兇器之例定擬如此嚴定科條庶使回匪皆知畏法斂跡而良善得免荼毒矣是否

允協伏冀

聖鑒恭候

命下時載入例冊遵行所有沙振方案內逸犯米貴臣等
緝獲之日卽照新例辦理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
二日奉

旨依議

行營克毆傷人先插箭隨營示衆被傷人限內
身死卽行斬決不死亦發厄魯特爲奴

刑部穆精阿奏據管理牽駝官兵大臣拉旺多爾濟
等奏送馬甲王裕明用斧砍傷馬甲善德一案乾隆
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旨交該部欽此欽遵將人犯交到部奴才當卽派委郎中
英善員外郎邱尚文主事楊芳春帶領吏仵親往善
德受傷處所驗得善德頂心偏左連近下有破傷一
處用白布包裹被血粘住因怕風傷未揭未驗難量

分寸左手中指背有破傷一處餘處無傷隨訊據善德供我係鑲藍旗滿洲查蘭泰佐領下馬甲年三十九歲由太僕寺衙門派我隨

營拉駱駝王裕明是我們同伴來的平日並不認識因爲當差纒認識的我因王裕明不會當差時常說他幾句是有的本月二十五日晌午時我在帳房盹睡不知王裕明何故用斧在我頭上砍了一下把頭砍破了我疼痛驚醒就跑出帳房外喊叫有同伴人胡國用過來把王裕明手內斧子奪下把王裕明捆送章京的我與王裕明並無別的嫌隙是實胡國用供我係正白旗漢軍李浩佐領下馬甲年四十八歲由太僕寺衙門派我隨

營拉駱駝本月二十五日到太平庄營盤我與同伴常福在一帳房裡住歇同伴的王裕明與善德另住一架帳房內住歇至晌午時不知王裕明怎樣用斧把善德頭上砍傷那時我見善德跑出帳房喊叫卽忙過去見王裕明手拿斧子我奪下又叫同伴常福們把王裕明捆起報明章京把王裕明送部的並不知

道他們爲什麼緣故是實王裕明供我係正白旗漢軍沈祿佐領下馬甲年四十五歲由太僕寺衙門派我隨

營拉駱駝我與同伴拉駱駝的馬甲善德素常並不認識因這次同來當差纔認識的我因初次隨

營不懂得差使因此善德時常在路上欺侮罵我每遇有費力差使叫我去當二月二十五日晌午時來到太平庄營盤見善德在帳房盹睡我想起他在路上欺侮罵我我就一時氣忿就取打橛子的斧子乘他不備在他頭上砍了一下他驚醒用手招架致將手指劃傷他跑出帳房喊叫就有同伴的胡國明趕來把我斧子奪下將我綑縛回明章京送部的我實因他在路上欺我想砍傷出氣並無別的緣故是實各等語奴才以王裕明乘善德盹睡用斧克砍顯係故行殺害復嚴加詰訊據王裕明堅供實因被善德欺侮一時氣忿砍他一下出氣並無要殺死他的如有心致死當他跑出帳房時我豈有不去再砍的嗎求詳情等語再三研訊矢口不移隨將善德飭交地

方官醫治養傷在案查保辜律載刃傷人者限三十日平復等語今王裕明用斧砍傷善德如辜限內身死王裕明應行擬抵若傷經平復依律擬徒但王裕明奉派隨

營率旣不善當差因挾善德斥責微嫌輒敢懷忿于行營重地用斧砍傷善德頭顱殊屬目無法紀應將王裕明飭交地方官嚴行監禁依律保辜如善德限內因傷身死卽將該犯依律擬抵另行奏

聞如善德限內傷經平復王裕明亦未便僅擬杖徒應從重將王裕明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以示懲儆至不能約束之該管章京職名業經管理牽駝官兵大臣奏交兵部查議應聽兵部照例辦理爲此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奉

旨此案王裕明在行營處所輒敢用斧砍傷善德甚屬不法該部仍照常律問擬不足以示懲儆王裕明不必俟善德保辜限滿卽交總理行營王大臣先行插箭隨營示衆如善德限內因傷身死王裕明卽于該處斬決卽使善德傷經平復亦應將該犯發往伊犁給

厄魯特為奴嗣後行營地方遇有此等金刃傷人案件行在刑部及總理行營王大臣俱著照紫禁城內之例辦理欽此

刀傷餘限外十日外六十餘日因傷身死外擬傷罪杖徒部改照擾害良人例發遣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初十日准

刑部咨據廣東巡撫尚 咨稱長樂縣民魏柏松致傷魏連輝限外身死一案緣魏柏松係魏連輝無服族叔乾隆三十六年魏柏松族叔魏鼎元往滇省傭工未回四十六年十月內魏柏松聞知魏鼎元在滇病故並無子嗣欲將魏鼎元遺下土名竹頭荒地一段收回管業又慮無憑據起意捏寫魏鼎元將該處



荒地得價銀一兩賣與伊管業假契一紙收藏箱內
嗣魏鼎元姪婦巫氏亦欲將該地查明收回魏柏松
卽以魏鼎元賣給之言向巫氏阻止巫氏因魏鼎元
並無賣地情事知係魏柏松僞契騙佔用言斥責魏
柏松不理而回巫氏不甘卽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往
投魏連輝等理處魏連輝同弟魏秀輝前往魏柏松
家魏連輝聲言不應占人產業魏柏松詈其多事致
相爭鬧魏連輝拔取身佩小刀向砍魏柏松閃側奪
刀過手回砍魏連輝左額角魏連輝轉身向外跑走
并出言詈罵魏柏松赶上又用刀砍傷魏連輝左脊
督時有魏清榮經見與魏秀輝赶上喝阻魏柏松隨
卽跑回魏清榮詢知爭鬧情由令魏秀輝扶掖魏連
輝回家稟縣驗明傷痕飭押保辜調治詎魏連輝左
脊脊傷口潰爛醫治不效延至四十七年三月十三
日殞命屍弟投保報縣詣驗填具圖結覆訊通詳茲
據集犯審擬據魏柏松供認前情不諱查律載刃傷
人者限二十日又辜限滿日不平復而死者各依律
全科註載全科所毆傷之罪雖死亦同傷論又例載

正限後十日外死者止科傷罪各等語今魏柏松于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刀傷魏連輝左脊
脊至四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因傷身死已逾保辜正
限及餘限十日外六十餘日例應止科傷罪查魏柏
松雖係魏連輝無服族叔該犯圖佔魏鼎元遺地輒
因魏連輝向論用刀疊砍以致因傷身死情罪較重
未便照律寬減魏柏松合依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
律仍照粵東兇毆例加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折責
擺站限滿遞籍交保約束魏秀輝魏清榮業經喝阻
均毋庸議與無干人等經縣先行省釋魏鼎元所遺
土名竹頭荒地飭令伊姪媳巫氏收回管業偽契塗
銷兇刀銷燬屍棺飭屬領埋所有承審遲延職名并
接審遲延逾分限未及一月職名相應一併開報附
叅除咨吏部外相應咨達等因前來查例載兇惡棍
徒生事行兇擾害良人者發遣等語今魏柏松捏造
偽契圖佔魏鼎元遺地經魏連輝理斥輒用刀向砍
傷其額角迨魏連輝跑避復敢持刀赶上砍傷脊
實屬兇惡擾害僅擬杖徒不足示懲魏柏松應改依

寬惡棍徒生事行寬擾害發遣例照例改發極邊四
千里充當苦差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到配所折責發
落仍令照例彙題至議處文職事隸吏部該撫既
咨吏部應聽吏部查議可也

隨人持械鬪毆正寬擬抵外餘人部改照沿江
濱海例杖徒不准援赦

刑部題會看得潮陽縣民薛煥才薛亞魏薛士浩致
傷黃阿心林日保蔡克睿身死一案據廣東巡撫孫
疏稱緣薛黃兩鄉各有田畝均籍溝頭鄉圳水分
日輪灌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輪值薛煥才
等鄉內放水灌口是日午後黃阿心蔡克睿林日保
因田內缺水各帶鉄鋤鉄刮往它圳水引灌適薛煥
才赴田巡見向阻爭鬧黃阿心等各携鉄刮趕打薛



煥才走入田寮拿取防夜鉄刀出敵維時薛煥才族人薛士浩薛亞魏薛煥安薛阿喬并蕭亞複在田工作望見恐薛煥才一人受虧各往田寮執持防夜鉄鎗竹尖趨護黃阿心向薛煥才蕭阿複薛阿喬互毆蕭阿複用竹尖戳傷黃阿心右前肋右膝跑走黃阿心拿鉄鋏追趕戳傷蕭阿複左脚胛薛阿喬走至黃阿心背後用竹尖戳傷黃阿心右後肋并右臂黃阿心轉身舉鉄鋏戳傷薛阿喬左膝薛阿喬跑避黃阿心追趕薛煥才攔阻用刀嚇戳致傷黃阿心額門右額角倒地林日保與薛煥安薛亞魏相毆薛煥安用竹尖戳傷林日保左手腕薛亞魏用鉄鎗戳傷林日保左腿林日保轉身舉鉄鋏戳傷薛亞魏右乳上薛煥安趨至林日保背後用竹尖戳傷林日保左後肋林日保轉身舉鉄鋏戳傷薛煥安左手背薛煥安跑避林日保追趕薛亞魏走至林日保背後用鎗戳傷林日保右脚胛林日保轉身舉鉄鋏向毆薛亞魏用鎗抵戳致傷林日保胸膛倒地蔡克睿與薛士浩對打蔡克睿用鉄刮戳傷薛士浩右肩甲薛士浩

用鉄鋏回戳蔡克睿左右膝并右腿蔡克睿復用鉄
刮戳傷薛士浩左腿轉身跑走薛士浩趕至蔡克睿
背後用鎗戳傷蔡克睿右後肋倒地時有劉景山經
見趨救不及報知黃阿心親屬黃秉驂林日保蔡阿
周赴看黃阿心林日保蔡克睿傷重旋各殞命屍親
投保報縣訊驗通詳屢審薛煥才供認前情不諱研
詰實係衅起一時並無預謀糾約械鬪情事似無遁
飾查蔡克睿係薛士浩一人毆傷致死黃阿心先被
蕭阿復竹尖戳傷右前肋右膝薛阿喬竹尖戳傷右
後肋右臂均係不致命輕傷迨被薛煥才刀傷顙門
右額角卽行倒地原驗顙門右額角傷至骨損其爲
薛煥才後下手傷重致死無疑應以薛煥才擬抵林
日保被薛煥安用竹尖戳傷左手腕左後肋均非致
命重傷迨被薛亞魏鎗傷右脚腫左腿及致命胸
膛傷深透內其爲薛亞魏後下手傷重致死無疑應
以薛亞魏擬抵將薛煥才薛亞魏薛士浩依律擬絞
監候蕭阿復等擬以枷杖等因具題本部正在會
議題覆旋據該撫咨報絞犯薛士浩染患外感兼時

疫病症醫治不效于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五日在監
病故等因前來除鎗傷蔡克睿身死應擬絞罪之薛
士浩在監病故不議外薛煥才薛亞魏應如該撫所
題均合依共毆人致死以致命傷爲重下手致命傷
重者絞監候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蕭阿
複薛阿喬薛煥安均合餘人律杖一百仍加枷號一
個月各犯事犯到官在乾隆五十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蕭阿複等枷杖應子寬免等語查例載沿江濱
海有持鎗執棍混行鬪毆傷人之犯杖一百徒三年
等語此案蕭阿複等與黃阿心等互鬪各用竹尖翹
戳成傷雖正克業已擬抵該犯罪止餘人但廣東爲
濱海之區該犯等倚衆逞兇持械傷人未便如該撫
所題僅照餘人律擬杖致滋寬縱應將蕭阿複薛阿
喬薛煥安均改依沿江濱海持鎗執棍混行鬪毆傷
人例各杖一百徒三年雖事犯在本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俱不准其援減行令該撫卽行定驛發配折責
擺站該撫旣稱劉景山救阻不及應毋庸議該處圳
水飭令各鄉照舊輪流引灌毋許混行爭放以杜衅

端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五十年七月初

十日奉

旨薛煥才薛亞魏俱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欽此

僧人行兇斃命奉

旨不得輕議寬減

刑部會看得太谷縣僧人悟明扎傷僧人行濟身死
一案據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疏稱緣悟明與伊師
行達俱在永慶寺披剃乾隆二十五年間行濟之師
真瑋因寺僧衆多將悟明師徒分出本村東疇廟另
居撥給寺產地三十三畝素無嫌怨三十九年二月
初八日永慶寺演戲悟明與徒性佛性一至寺看戲
悟明旋入廂房與行濟師兄行寬坐談行寬談及寺
產不敷索還地畝悟明不允至相詈罵行寬即用拳

向毆悟明閃避順取桌上小刀扎傷行寬額顱左腮
腭咽喉左耳根倒地悟明出院欲走行濟聞喊持棍
趕至撲毆悟明扎傷行濟頂心性佛趨入勸解行濟
疑其幫毆混罵性佛奪獲木棍毆傷行濟左肩甲被
行濟將棍格落性佛又拾鉄爐條戳傷行濟右眼胞
行濟復灣身拾棍還毆性佛又用力連扎其肩背致
傷行濟項頸左咽喉左右倒地性實性一先後赴援
性一亦拾小鉄斧用背毆傷性實偏左偏右而散報
縣驗傷保辜醫治詎行濟傷處潰爛延至三月十一
日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行濟被毆扎各傷惟悟明
所扎咽喉潰爛透內實係致命重傷應以悟明擬絞
悟明除刃傷行寬并違例招徒各輕罪不議外應依
律擬絞監候性佛等擬杖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
撫所題悟明合依共毆人致死以致命傷爲重下手
致命傷重者絞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
性佛合依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性一用斧背
毆傷悟實偏左偏右若僅照他物毆人成傷律擬笞
不足蔽辜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俱勒

令還俗悟明產地三十三畝仍歸永慶寺管業并私自送子披剃性佛性一之父俱經病故應毋庸議性佛等杖罪先行發落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該撫疏稱悟明於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扎傷行濟咽喉等處至三月十一日因本傷潰爛身死係在三十日限外十日之內照例聲明奏請定奪等語查律載刃傷人限三十日平復又例載鬪毆傷人辜限內不平復延至限外十日之內果因本傷身死情真事實著方擬死罪奏請

定奪各等語今悟明於二月初八日扎傷行濟咽喉延至三月十一日身死已越三十四日係在辜限外十日之內因本傷潰爛身死應照例聲明奏請定奪倘蒙

聖恩准其減等臣部行文該撫將悟明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照例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領以為營葬之資等因乾隆四十年四月十四日奉

旨三法司核覆僧人悟明扎傷僧人行濟身死一案因在保辜限外照例減等杖流所擬未為允協此案悟明

先用刀扎傷行寬及行濟聞喊趕往悟明復持刀連
戮行濟頂心肩背項頸咽喉左右多傷行濟旋因咽
喉潰爛殞命其死既由于致命重傷且逾辜限僅止
四日未便照常未減况悟明既係僧人即應守戒乃
逞克連扎二人一死一傷實為狠惡悟明仍著問擬
絞並入于本年秋審情實以示懲儆嗣後內外問刑
衙門遇有僧人行克斃命之案俱不得輕議寬減欽
此

糾夥九人執持器械中途搶奪臨時拒敵殺死
挑夫部駁改照強盜問擬

刑部題會議得龍州土人農成英中途搶奪梁上吉
錢物殺死挑夫蔡福珍一案先據廣西巡撫楊疏

稱云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署撫託庸疏稱農
成英等雖供起意搶奪並非預謀行劫但糾夥九人
又有刀棍克器臨時拒敵殺命正與人多而有克器
為強劫之律註相符將農成英等均改照強盜已行
而但得財律擬斬立決先行刺字并聲明農成英為

首殺人夥盜凌恒蒂用棍戳傷蔡福珍右後肋均屬
克悍法所難宥黃貴元等均係被誘入夥行劫又止
一次且未動手傷人情有可原等因具題前來查
定例內強盜重案各該督撫嚴行究審將法所難宥
情有可原者一分晰於疏內聲明大學士會同三
法司詳議將法所難宥者正法情有可原者發遣等
語今該撫既稱農成英為首殺人夥盜凌恒蒂棍傷
挑夫蔡福珍均屬法所難宥黃貴元等均係被誘入
夥行劫又止一次且未動手傷人情有可原等語應
如該撫所題將法所難宥之農成英照例斬決梟示
傷人之夥盜凌恒蒂照例擬斬立決情有可原之夥
盜黃貴元黃貴聰凌恒添凌文生錢恒宋應照免死
減等例僉妻解部發寧夏等處給披甲人為奴等因
乾隆十年十月十一日奉

旨農成英著卽處斬梟示凌恒蒂著卽處斬餘依議

圖占產業逼斃人命部駁改照威力制縛人致死擬絞入本年秋季審

刑部題會看得革監黃金隆改契拆佔余牛房屋山場逼脅代筆之羅寄五証証致羅寄五被逼自縊一案先據江西巡撫海成咨稱緣革監黃金隆之父黃廷棟在日於乾隆三十四年三月間用錢十二千八百文經羅寄五代筆憑中余衡六等契典余牛祖母余會氏房屋十八間每年議交息錢三千文屋仍余會氏居住余會氏屋後尚有藥林山場等項不在契

內嗣余曾氏身故余牛同兄余試無力償息三十六年五月黃廷棟圖占山場捏稱余牛盜砍樹木以伊長子黃金章出名呈控經縣批查嗣因黃廷棟身故事遂寢息三十八年二月黃金隆兄弟分爨余曾氏典契係黃金隆分受時余牛往四川尋父其兄余試係屬啞子在外傭工黃金隆又因余牛欠息不還起意圖占山業隨將典契改換賣契添註樂林山場等項一并在內卽將山木砍伐九株四月二十日又往拆屋經伊兄黃金章同村鄰彭七芳等勸阻黃金隆不從卽拆屋搬料回家三十九年三月余牛回家查知控縣黃金隆卽粘偽契呈訴經縣飭傳契中質訊黃金隆以原中余衡六謝以洪俱故黃廷麟亦經遠出惟代筆羅寄五現在建郡卽雇羅征往尋質証於六月初三日同至黃金隆家隨款留住下囑其作証絕賣羅寄五不從伊子羅蠢前往看問羅寄五亦會告知至十六日午間黃金隆復向相商羅寄五仍不允從并理斥黃金隆改契之非黃金隆氣忿隨將羅寄五關閉空屋至晚始給飯食羅寄五回覆不吃稱

欲尋死經工人廖毛聽聞告知黃金隆以爲假言恐
嚇並不介意次日仍照常給食羅寄五仍不肯吃卽
于下午在房自縊婢女羊俚瞥見告知黃金隆解卸
喊同鄰人楊禮元灌救無及黃金隆計圖掩飾隨令
工人熊興萬等將屍移放屋外捏稱羅寄五無故短
見投保報縣詣驗查出羅寄五在黃金隆家已十餘
日並弔羅寄五平日所寫字跡與契核對不符黃金
隆猶捏僞契狡辯經縣通詳斥革嚴審并恐伊兄監
生黃金章有同謀情事亦經詳革究出前情將黃金
隆比依棍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例擬軍仍照
威逼人致死律追埋葬銀兩黃金章訊非知情擬杖
納贖等情咨部經臣部以黃金隆始則倚恃監生捏
契吞產繼復將案內人証關閉在家以致自盡顯屬
有心致死無人証其捏契遂其霸佔之謀僅依棍徒
擾害擬軍殊未允協至該犯之兄黃金章目擊伊弟
捏契逼証毫無禁阻擬杖納贖亦未平允等因咨駁
去後覆據該撫咨稱飭提犯証赴省委員覆審供情
無異並究明黃金隆羈留羅寄五在家雖有半月從

前俱係欸待尚有伊子羅蠢會來看視直至十六日
角口之後始將羅寄五關閉空屋遲送晚飯以致羅
寄五於次日忿激自縊覆訊屍子工人供悉相符再
四究詰實非有心致死况契內中証尚有黃廷麟未
到不致有滅証隱情然黃金隆乃敢恃強勢凌鄉里
圖佔房產致逼人命情節較重應改發黑龍江充當
苦差以示懲創仍追埋葬銀十兩給付屍親收領黃
金章于伊弟黃金隆拆佔房屋之時雖會理阻但于
捏契逼証未經禁阻究屬不合應請仍照不應重律
杖八十前請納贖洵屬未協應卽會同教官當堂責
懲其從前誣控余牛盜砍山木係伊父主持父死之
後並未續控尚未恃符滋事所革監生仍請開復等
因咨覆前來查此案黃金隆圖佔余牛房屋捏寫偽
契經官傳訊該犯輒將契內代筆之羅寄五誘至伊
家逼令扶同誣証迫羅寄五不允羈留半月折辱饑
餓被逼難堪聲言尋死該犯聞言不顧以致羅寄五
自縊輕生並非無意蓋當日契中之黃廷麟久經遠
出無踪只存羅寄五一人羅寄五若死則無人知其

誣偽真情是以該犯必欲將羅寄五致死滅口以遂其圖佔房屋之心其情顯然易見雖羅寄五死由自戕究因該犯威力挾制于私家監禁饑餓所致今該撫僅擬黑龍江當差實不足以蔽辜事關罪名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至黃金章先曾聽從伊父誣告今伊弟捏契佔產致斃人命漫無約束該撫僅擬杖責所革監生聲請開復實屬輕縱應令該撫一并改擬等因奏駁去後續據該撫奏稱遵照部駁逐細嚴加究詰據

黃金隆堅供實因捏改契紙尋中欵待懇其幫中作証不意羅寄五總不允從至十六日始行角口將伊關閉遲送午飯嗣聞其欲行尋死之言實以爲假言恐嚇並不料其竟自縊死且一聞羅寄五自縊卽忙解救用姜湯灌治現在鄰人楊禮元可証况尋羅寄五到家並非止有一人致死滅口遂得圖佔山業現有伊子羅蠢曾來看問同留喫飯伊子亦知其事焉敢存心致死其父不怕其子出控之理層層究詰矢口不移惟是該犯圖佔余牛房屋山場將契中羅寄

五關閉私家致被逼自縊實與威力制縛人私家監
禁致死無異將黃金隆比律擬絞等因具奏前來
應如該撫所擬黃金隆應比依威力制縛人私家監
禁致死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查該犯圖佔產業逼
斃人命情罪較重應請入本年秋審辦理該撫奏稱
黃金章先前聽從伊父出名誣控今于伊弟捏契占
產致斃人命復漫無約束前擬重杖不足示懲應再
加枷號兩個月已革監生不准開復熊興萬等均照
前擬分別杖笞黃金隆所砍余牛樹木九株并拆毀
房屋十八間照依原估銀數扣除余牛得過原價及
應找息錢實應賠銀七十一兩二錢追出給交余牛
具領樂林山場地基仍歸余牛管業等語均如該撫
所奏完結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奉

旨依議

邂逅爭角用帶拴拉氣閉殞命部駁不應照尤
棍例定擬立決

刑部等衙門題會看得祁陽縣審解趙添宋等用帶
套拉曹勝佐氣閉身死棄屍一案據湖北撫伊 疏
稱緣趙添宋與曹勝佐各村居住乾隆四十七年八
月初間趙添宋族內在金盆形地方演戲酌神首事
趙玉成等村內之人齋戒除暈初九日曹勝佐置備
酒肉同子曹守奇挑往戲場售賣趙添宋與趙廷忠
見其甑內蒸有猪肉向其短價買食未遂趙添宋輒

起意圖詐斥責曹勝佐不應賣肉欲令出錢罰戲一
本卽携肉甌往投首事趙玉成等該首事等以演戲
敬神原令村內之人齋戒除暈曹勝佐係別村之人
未能強從斥其多事趙添宋氣忿不服輒邀趙廷忠
並趙開熙趙添敖往論必欲曹勝佐出錢罰戲時曹
勝佐因天晚已與伊子曹守奇先後挑担回家趙添
宋等追至馬船套地方趙添宋趙廷忠卽將曹勝佐
所挑籬担扯下拉其轉回出錢罰戲各將曹勝佐兩
手肫腓掐傷拉至皂角村邊曹勝佐坐地不起趙添
敖勸令將曹勝佐放回俟次日再向理論趙添宋不
依令趙開熙解取曹勝佐褲帶縮成活結套繫頸上
拉走曹勝佐用力掙扎不期帶頭活結被拉收緊曹
勝佐氣閉倒地旋卽殞命趙添宋畏懼起意棄屍滅
跡復令趙廷忠趙開熙趙添敖將屍臺至馬船套丟
棄河內而逸屍子曹守奇獲屍報縣獲犯驗訊通詳
屢審供認不諱查此案趙添宋因向曹勝佐短價買
肉未遂輒敢藉端索詐勒令出錢罰戲不允解其褲
帶套頸拉走以致曹勝佐被拉氣閉身死復又棄屍

水巾希圖滅跡情殊兇惡與惡棍詐財不遂竟行毆斃者無異趙添宋除棄屍輕罪不議外依例擬絞監候照例先行刺字趙添敖擬流等因具題前來查例載惡棍設法索詐官民或因詐財不遂竟行毆斃此等情罪重大實在光棍事發者不分首從得財爲首者斬立決爲從者俱絞監候又例載比照光棍各條欵仍照例斟酌定擬外其餘情罪相仿尙非實在光棍者不得一概照光棍例定擬又律載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者絞監候主使之入爲首下手之人爲從各等語誠以光棍爲首決不待時爲從亦應絞候定例綦重又恐案情近似援引失當是以載明情罪相仿尙非實在光棍者不得概照定擬寓詳慎于懲創之中例意極爲周備此案趙添宋因村內酹神齋戒適見曹勝佐挑賣蒸肉短價向買曹勝佐不允趙添宋隨以村內酹神演戲不應賣肉欲令出錢罰戲時曹勝佐已挑担轉回趙添宋輒邀令趙開熙趙添敖追赶拉回爭論致將曹勝佐兩手肱脛拍傷及拉至皂角村邊曹勝佐坐地不行趙添敖勸令放回趙

添宋不依令趙開熙解取曹勝佐禰帶套繫頸上拉
走曹勝佐用力掙扎以致帶結被拉收斃曹勝佐氣
閉坐地殞命就案詳核該犯趙添宋因村內耐神適
見曹勝佐挑賣蒸肉短價向買不允輒以村內齋戒
爲名欲令曹勝佐出錢罰戲用帶套頸拉走致斃其
命實屬強橫可惡但係衅起一時邂逅爭鬪因拉走
而氣閉殞命與惡棍設法索詐肆害竟行毆斃情罪
重大者究稍有間至趙開熙聽從解帶套頸拉走亦
尙無積憤濟惡同謀斃命等情自應將該犯照威力
制縛人致死律分別首從辦理今該撫遠依情罪重
大實在光棍事發例定擬立決併將趙開熙擬以絞
候是以一命兩抵轉與實在光棍情罪重大者漫無
區別殊與例意不符如趙添宋等果有預謀詐財朋
奸濟惡逞兇斃命實係情罪重大必應卽照光棍定
擬之處該撫疏內並未聲明臣部碍難率覆應令該
撫將案犯再行詳細研究確情按律妥擬具 題到
日再議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

刑部會議得劉惠槐殺傷白契僕人班均廷身死一案先據廣西巡撫姚 將劉惠槐照故殺白契所買之人照故殺雇工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經臣 部等衙門以律載家長毆雇工人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絞監候又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鬪殺論各等語擅殺原包謀故而言是以致死罪人之案卽謀故俱依擅殺律以鬪殺論也此案班均廷係劉惠槐白契價買僕人乃于醉後見劉惠槐之妹劉氏

故殺有罪雇工人先擬絞部改徒

刑部會議得劉惠槐殺傷白契僕人班均廷身死一案先據廣西巡撫姚 將劉惠槐照故殺白契所買之人照故殺雇工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經臣 部等衙門以律載家長毆雇工人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絞監候又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鬪殺論各等語擅殺原包謀故而言是以致死罪人之案卽謀故俱依擅殺律以鬪殺論也此案班均廷係劉惠槐白契價買僕人乃于醉後見劉惠槐之妹劉氏

刑部會議得劉惠槐殺傷白契僕人班均廷身死一案先據廣西巡撫姚 將劉惠槐照故殺白契所買之人照故殺雇工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經臣 部等衙門以律載家長毆雇工人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絞監候又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鬪殺論各等語擅殺原包謀故而言是以致死罪人之案卽謀故俱依擅殺律以鬪殺論也此案班均廷係劉惠槐白契價買僕人乃于醉後見劉惠槐之妹劉氏

所見集卷十一
進屋取柴輒拉住求姦劉氏喊嚷班均廷始行釋手
卽竊取粽餅錢文而逸及一月後投回陪罪劉惠槐
因伊父劉元芳諭令網縛送官乘班均廷醉寢用繩
網住且班均廷拉姦家長之妹劉氏未成原屬有罪
之雇工因家長劉惠槐於該犯班均廷逃後復回先
則網縛送官繼因班均廷聲稱回家定要拚命以致
劉惠槐氣忿用刀戳小腹立斃情形兇狠殺出有心
是以將劉惠槐誤依家長故殺雇工人律定擬絞候
接准部駁指示擅殺原包謀故而言是以致死罪人
之案卽謀故俱依擅殺論始悟從前定擬拘泥誠如
部駁應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鬪殺論遵駁將
劉惠槐改照家長毆雇工人致死律擬徒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劉惠槐合依罪人已就
拘執而擅殺以鬪殺論家長毆雇工人致死者杖一
百徒三年律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六
該撫疏稱聽從棄屍之班均逸劉進達與已死班均
廷俱係凡論應仍照原擬依棄屍不失爲從減一等
律各杖九十徒二年半至配所折責三十五板等語

查例載罪本不應擬抵將屍毀棄掩埋移投坑井者
 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私自掩埋律杖八十其
 隨同共毆之餘人有犯棄毀移埋俱照此例辦理等
 語今劉惠槐既據該撫審擬照毆死有罪之雇工罪
 止滿徒不應擬至汝其棄屍不失例止杖八十輕罪
 其隨同棄屍之班均逸劉進達自應查照專條一例
 辦理乃該撫仍以棄屍不失定擬杖九十徒二年半
 與例不符班均逸劉進達應改依罪本不應擬抵將
 屍毀棄者照地界內有死人私自掩埋律杖八十例
 為從減一等應杖七十折責二十五板再該撫疏稱
 此案承審官係前署永淳縣知縣分發州同劉清澗
 審轉官係現任南寧府知府德坤因不知致死罪人
 之案即謀故俱依擅殺論以致拘泥家長故殺雇工
 律文定擬與率意援引失入者似尚有間今遵駁改
 正仍將職名附疏開奏聽候部議等語查乾隆三十
 八年四月吏部欽遵

諭旨酌議部駁改正案件原擬斬候絞候部駁改為軍流
 徒杖府州縣官降一級調用送部引



見等因在案此案劉惠槐戳傷僕人班均廷身死該縣府
 初擬絞候經部駁飭改擬杖徒雖非率意援引究係
 失入仍應照例議處應將援引錯悞之前署永淳縣
 事試用州同劉清澗南寧府知府德坤均照例降一
 級調用係承問失入無庸查加級紀錄議抵查劉清
 澗係試用州同例不引

見之員應于補官日降一級用德坤仍照例送部引

見查案犯並無患病再此案係刑部主稿合併聲明臣等

未敢擅便謹

題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十日奉

旨依議

毆死爲奴遣犯隨帶之妻在家倚食者照毆死
雇工例擬徒如自謀生者卽同凡論

刑部題會看得黑龍江將軍傅玉咨稱甘三保之妻
厄素爾氏毆傷發遣爲奴趙應大之妻何氏身死一
案緣趙應大因夥同劉細斌等行劫朱子賢家財物
案內免死減等於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內發遣黑龍
江賞給隊長甘三保爲奴何氏係趙應大自行隨帶
之妻同在甘三保家倚食度日乾隆四十年正月十
三日甘三保赴城當差甘三保之妻厄素爾氏令何

氏取柴何氏托病不往厄素爾氏詈罵何氏還罵厄素爾氏氣忿用木棍毆傷何氏頂心偏左躺地混釀厄素爾氏復用脚踢傷何氏胸膛偏右至十九日何氏因傷殞命審認不諱查厄素爾氏毆傷何氏身死情節何氏雖非一同發遣為奴之人但跟隨伊夫趙應大在甘三保家倚食多年應否將厄素爾氏比照毆雇工人致死例擬徒三年折枷號四十日鞭一百收贖相應咨部示覆嗣後如遇此等案件亦得辦理有準等因咨達前來查何氏係分給何氏為奴遣犯趙應大自行隨帶之妻並非同發為奴甘三保之妻厄素爾氏因何氏不服使喚出言回詈氣忿毆傷身死雖例內向無專條但何氏跟隨伊夫在甘三保家倚食多年即與雇工無異該將軍將厄素爾氏比照毆雇工人致死例擬徒三年折枷號四十日鞭一百係婦人照律收贖該將軍所擬尙屬平允應如所咨辦理至遣犯隨帶之妻有自行謀生不在主家倚食者係屬平人應以凡論不得概與雇工人同科應請嗣後如遇似此案件即照此分別辦理俟

命下之日載人例冊遵行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奉旨依議欽此

勒索家奴銀兩捆毆傷命照平人例擬抵秋審

予勾

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五日奉

上諭本日勾到朝審情實人犯內有阿林一名因向新買家奴侯振極追問買他情由侯振極不肯實說該犯將伊子侯添祿令家人楊六用繩捆住自用木棍毆傷殞命此案阿林堂兄阿森欲將契買家人侯振極等出賣阿林貪圖侯振極父子資財用銀置買其居心已不可問及至索銀不遂即將侯添祿捆毆致斃



所見集卷十一
三十一
情節甚為可惡向來毆斃家奴原無擬抵之例但阿
林置買堂兄名下家奴可知原非本身家奴其意本
預為勒索起見嗣因未遂所欲輒以搥毆傷命卽主
僕之分已絕自應照平人例擬不得引毆斃家奴之
例稍從末減是以卽行予勾並將此案情節詳悉宣
示庶使貪暴不法者知所做畏欽此

妾過失殺家長擬流收贖

刑部題會看得仁化縣民闕經林持刀向砍李葉榮
被妾李氏勸阻奪刀闕經林縮手自行割傷身死一
案先據廣東巡撫王檢疏稱云等因 題駁去後

續據該撫疏稱覆查李氏因家主闕經林持刀向砍
李葉榮恐家主傷人受罪上前拉手奪刀止圖拉勸
並無爭鬪情事並有屍妻謝氏在場目擊供証確鑿
且闕經林之自行縮手割傷實非李氏意料所及與
過失殺人律內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人之律註相

符將李氏改依妾過失殺家長例擬流收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李氏合依妾過失殺家長例杖
一百流三千里流罪收贖杖罪的決乾隆三十一年
四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

夫毆妻至死先擬杖百部駁改絞候

刑部題會看得平遙縣民郝旺虎扎傷伊妻梁氏身
死一案先據山西巡撫雅德咨稱緣郝旺虎與妻梁
氏結褵五載素好無嫌梁氏素性悍潑怨恨家貧常
與伊姑師氏吵鬧師氏恐人譏笑隱忍不言乾隆四
十四年五月初五日師氏因值端陽以梁氏午飯遲
延向其理說梁氏復出怨言頂撞師氏斥責其非梁
氏回詈用頭撞撞適郝旺虎自地歸家見而喝阻並
向其母安慰師氏氣忿遂赴鄰家閑坐郝旺虎飲入

醉鄉復向梁氏訓斥梁氏卽與吵嚷辱詈其母郝旺
虎瞥見桌上放有屠刀向取嚇禁詎梁氏上前潑罵
郝旺虎醉後向扎適傷梁氏心坎殞命將郝旺虎依
妻罵夫之父母而夫不告官擅殺律杖一百等因咨
部臣等查律載妻妾毆詈夫之父母祖父母而夫不
告官擅殺者杖一百註云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又
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又例載秋審可矜人犯內如
有子婦不孝詈毆翁姑其夫忿激致斃與尋常狠鬪
者不同俱量爲區別照免死減等例再減一等發落

各等語蓋緣子婦不孝詈毆翁姑已犯應死是以其
夫忿激致死止懲其擅殺之罪予以杖一百但閨門
曖昧恐因別故殺妻之後父母溺愛其子代爲捏飾
以脫子罪故註明親告乃坐此律意防微大閑所以
杜好殺之端而慎重民命也是凡殺妻到案之後始
經供有詈毆翁姑情事者不得概行引用如果案情
確實亦須俟秋審時核辦其定案之初未便據該犯
父母事後一語卽曲援滿杖之律問擬致滋寬縱此
案郝旺虎雖因伊妻梁氏忤逆伊姑向氏訓斥梁氏

仍行潑詈刀扎致斃但梁氏頂撞伊始之時該犯已
經將妻喝阻並安慰伊母赴鄰家閑坐該犯後因飲
醉復向伊妻訓斥因妻辱詈隨取刀向扎致斃且伊
母師氏並未親告該撫僅據該犯事後一語曲爲援
律擬杖從寬完結殊與律例之意不符罪關出入懸
殊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等因咨駁去後嗣據山西巡撫喀寧阿咨稱細
加確核查梁氏怨恨家貧頂觸其姑師氏已非一日
鄰里及氏父梁加寧無不共知師氏因梁氏做飯過
遲向其理說梁氏復出怨言頂撞師氏斥詈其非梁
氏卽行回罵頭撞適郝旺虎回家瞥見將妻喝阻並
安慰其母師氏隨赴鄰家閑坐郝旺虎復將梁氏訓
誠詎梁氏仍與吵嚷又牽辱其姑郝旺虎因其潑悍
順取屠刀嚇禁梁氏仍詈罵不止并撲向奪刀致被
郝旺虎扎傷心坎殞命是郝旺虎扎死梁氏委因該
氏辱詈其姑忿激所致不但師氏親供確鑿且據屍
父鄉鄰人等各供僉同已與律註親告相符郝旺虎
若仍照尋常毆妻至死律擬以絞抵似覺情輕法重

郝旺虎應仍照原擬依妻罵夫之父母而夫不告官
擅殺律杖一百似無枉縱再經書彭廷福于摘敘案
由時止圖簡易將奉院扎駁暨該縣府改擬之處遺
漏未經造入復將引律處親告句語刪去以致情節
不符雖非有心刪改規避但已蒙部指駁殊屬不合
經書彭廷福合依增減官文書內情節字樣者杖六
十律應杖六十折責二十板係公罪姑免革役等因
咨部復經臣部查郝壯虎因妻梁氏向伊母師氏頂
撞業經喝阻安慰伊母赴鄰家閑坐事已寢息後該
犯復因飲醉向伊妻梁氏訓斥梁氏牽姑辱詈該犯
取屠刀向扎致傷心坎伊母師氏聞喚回看梁氏旋
卽身死是別因醉鬧起衅卽牽姑辱罵亦止該犯一
面之詞彼時伊母亦未在场今該撫因師氏到案供
明鄉鄰屍父僉供如一謂與親告無異且屍父鄰人
所供均係查問空言非有目擊確據與親告乃坐律
註未符若因此而一杖完結則凡父母在堂者俱得
恃脫卸有路可以別故克斃妻命徒開好殺之風而
啟狡飾之漸殊非辟以止辟之道事關罪名出入未

便率覆應令該撫仍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
因咨駁去後今據該撫喀將郝旺虎改依夫毆妻
至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
郝旺虎合依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奉
旨郝旺虎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共毆大功兄致死照服制遞加杖徒

刑部題會看得武平縣民李萃與監斃之李謨聽從
李之密捆拉堂兄李聰送官及李之密將李聰推溺
身死一案先據四川總督開泰疏稱云等因題
駁去後續據該督疏稱覆加研訊據李萃李之密堅
供李聰恃強亂倫欲與孀嫂成婚楊氏畏懼始圖改
嫁李聰復行攔阻楊氏告知李之密喚同李萃及伊
弟李謨偕往理論共斥其非李聰不依輒持板棧行
毆李之密隨拾柴塊毆傷李聰腮頰倒地李聰肆行

詈罵李之密遂令李萃李謨幫同按捺自取麻繩將
 李聰兩手背紉意欲拉往場上投約送官不但李萃
 等未經商同謀害卽李之密亦初無致死之心嗣因
 李聰不肯行走李之密復令李萃李謨拉扯同行彼
 時李萃等亦止知幫同拉送告官追李聰睡地愈肆
 混罵李之密見其克橫誠恐日後遭伊毒手一時起
 意致死猛將李聰推落河內事後倉猝李萃等不及
 預防委無預先商謀及知情加功情事至事後不行
 撈救報驗亦係李之密喝阻反覆究詰矢口不移是
 李之密推溺李聰係出臨時故殺李萃實未及知自
 應依共毆條照服制遞加治罪前將李萃擬以絞決
 援引夾簽奏請之條實屬未協李之密係李聰小功
 堂叔仍應照前擬依律絞候李萃李謨均係李聰大
 功服弟自應依共毆條按照服制遞加治罪除李謨
 在監病故不議外將李萃改依餘人律加等擬徒等
 因具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李之密合依本宗尊
 長故殺小功卑幼絞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
 既稱李萃于李之密推溺李聰之時實係臨時故殺



所見集卷十一
李萃委無預謀及知情加功情事李萃合依餘人律杖一百係李聰大功卑幼應加三等杖八十徒二年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五日奉

旨李之密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聽從毆死總麻服叔部駁改杖流

刑部題會看得榆林縣民高隨兒等毆傷高有身死

一案先據陝西巡撫文綬疏稱云等因題駁去

後續據該撫文 疏稱遵卽覆加研鞫高隨兒實係

聽從伊叔祖高國俊主使以致毆傷高有身死前擬

殊未允協將高隨兒改依卑幼毆總麻尊屬死者斬

律爲從減流高瑄等擬以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

如該撫所題高隨兒合依卑幼毆總麻尊屬死者斬

爲從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高瑄亦應改依毆

毆大功以下尊

小功兄姊杖六十徒一年為從減一等杖一百郭氏
依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係犯姦之婦杖
罷的決枷贖米倉係郭氏故夫米尙良胞叔獲姦不
報輒將郭氏給與高有應比依因姦不陳告而嫁賣
與姦夫本夫杖一百律杖一百高國俊因子忤逆主
使高隨兒毆死年逾八十應請照律勿論乾隆三十
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旨依議

繩套胞兄他人致死部駁改科傷罪

刑部題會看得元和縣民陳裕章與兄陳勝章爭毆
扣頸陳八戳傷陳勝章身死一案先據江蘇巡撫薩
載疏稱緣陳勝章兄弟三人長陳彩章已故次即陳
勝章與陳裕章分居各爨與陳八同姓不宗陳勝章
向居二十二畝地方素不安分被該地方稟官驅逐
押交伊弟陳裕章收管陳勝章於乾隆三十七年用
價六兩頂種周關租田四畝嗣因欠租無償周關於
四十年三月將頂銀頂還業主租米掣回頂契自種

因田內有麥未收須俟五月中刈麥交割四月內陳勝章又在田邊栽種茅豆至九月初八日令子陳隴前往拔取挑回時已黃昏周關經見前赴陳勝章門首以田已贖回不應拔豆與陳隴理論扭毆比有陳裕章陳佩章陳君爵陳富陳東聞鬧先後踵至查知陳隴拔豆情由俱責陳隴之非陳勝章之妻張氏怪陳裕章幫護外人出言詈罵陳裕章斥其護短張氏以頭向撞陳裕章卽在地拾取草繩一根令堂姪陳東將張氏拴住縛于樹上陳勝章上前拳毆陳裕章

右肋陳東畏懼當將張氏鬆放陳裕章被毆以陳勝章係交伊收管之人今敢行兇不服管束欲扭陳勝章送官以致指甲抓傷陳勝章咽喉並取麻繩扣住陳勝章頸項意欲扭交地保解官適陳八手執量水木尺自田回歸查知拔豆情由斥陳勝章為賊陳勝章詈罵陳八氣忿卽用木尺向戳致傷陳勝章心坎倒地當經鄰人陳永錫等扶回詎陳勝章受傷深重延至三更殞命報縣驗審供認不諱查陳隴拔取所種田莖並不照鄉例與周關分收本屬不合但陳裕

章幫同理斥因嫂張氏護子輒同堂姪陳東用繩拴縛已屬不法及被兄毆責復逞忿挾制欲將伊兄交保抓傷咽喉甚至用繩套扣兄頸尤爲目無倫紀惟陳勝章之死由于陳八戮傷非該犯糾約共毆但扣兄卽屬毆兄且陳勝章因繩套扣以致不能抵禦被陳八戮傷身死應卽以毆兄致死論將陳裕章依弟毆胞兄死律擬斬立決陳八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陳東等擬以徒杖等因具題前來查陳裕章將伊兄陳勝章用繩扣頸欲扭送官陳八踵至用木尺戮傷陳勝章心坎殞命查陳勝章之死如果實係陳裕章縛毆該撫自應訊取確供按律擬以斬決卽不當復將陳八擬以絞抵若陳勝章旣係死于陳八木尺戮傷並非死于陳裕章用繩扣頸又不應將陳裕章遽擬斬決今該撫旣將陳八擬絞監候又將陳裕章擬斬立決辦理兩岐碍難核覆應令該撫再行確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提犯細加研鞫當時陳裕章與兄嫂忿爭互毆陳八尙未在场後將陳勝章用繩套頸陳八始從

田畔走至戳傷陳勝章心坎陳裕章並未將伊兄拴
縛兩手亦未預約共毆及臨時喝令毆打是陳勝章
實死陳八木尺戳傷並非死于陳裕章用繩扣頸委
無疑義前次以案關服制泥于名例所載本條自有
罪名依本條科斷之語致將陳裕章照弟毆兄至死
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今覆加確核陳裕章止
將伊兄用繩套頸並未糾約陳八共毆適陳八踵至
戳傷陳勝章斃命究與商同共毆致死者不同自應
遵照改正陳裕章應改依弟毆兄傷者律杖一百徒

三年並聲明該犯已于覆審後在監病故陳八仍照
前擬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陳東等擬以徒杖等
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陳八合依鬪毆殺人
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該撫疏稱陳裕章止將伊兄用繩扣頸並未糾約共
毆與商同共毆致死者不同陳裕章改依弟毆兄傷
者律杖一百徒三年已于覆審後在監病故應毋庸
議等語應毋庸議該撫既稱陳東幫縛小功堂藩之
手卽與毆打無異陳東合依毆小功尊屬律杖七十

庚身集卷十一
五十一
徒一年半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四十一年

四月十七日奉

旨陳八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毆死本宗小功兄擬斬立法毆總麻兄篤疾爲

從部改杖流不應擬絞

刑部會題看得都昌縣民杜得桂等毆傷小功服兄
杜得宗身死一案據江西巡撫郝 疏稱緣杜得桂
等與杜得宗素無嫌隙向有公共土名老屋背墳山
一所安葬祖妣向氏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五日夜
杜得宗將伊母蔡氏棺木壓葬向氏墳上初六日杜
得桂經見邀同杜八得至杜得宗家令其起遷杜得
宗不依初七日杜得桂起意發掘邀同杜八得杜毛

得杜會得杜觀乞各帶鋤頭草繩前往山上發掘杜
毛得杜會得杜觀乞等正在起棺杜得宗聞知卽持
扁担往阻杜得桂卽令杜八得隨同携鋤迎毆併囑
令將杜得宗手脚毆斷杜得宗趕至用扁担毆傷杜
八得左腿杜得桂用鋤背向杜得宗毆打杜得宗用
扁担回格致傷杜得桂右額角坐跌倒地杜八得用
鋤背毆傷杜得宗左脇肋杜得宗丟棄扁担仰跌倒
地杜得桂爬起騎壓杜得宗上身用手揜住杜得宗
兩肱令杜八得取帶往草繩將杜得宗脰膊連身
捆住又將長出繩頭捆住杜得宗兩大腿杜得宗手
脚亂揮杜八得用鋤背毆傷杜得宗右臂杜得宗哭
罵杜得桂氣忿令杜八得捉住杜得宗左手杜得桂
用鋤背毆傷杜得宗左臂杜得宗負痛向左滾轉用
右脚亂踢杜得桂又用鋤背毆傷杜得宗右脇肋維
時杜毛得等已將蔡氏之棺起出一同走至將杜得
宗草繩解開擡送回家至晚殞命杜得宗之弟杜得
俊欲行報官杜得桂與杜八得邀同素好之杜沐效
杜均同至杜得俊家處和免報許給八折錢二十五

千囑令捏稱杜得宗毆後自縊杜得俊應允議定杜
得桂出錢十千杜八得出錢六千杜毛得杜會得杜
觀乞因同在挖棺亦各派出錢三千文杜得桂先給
杜得俊錢八千文買備棺木將杜得宗屍身殮埋其
餘錢文亦隨後湊齊找給杜得桂又請杜沐效等飲
酒酌勞初九日鄉保熊庭拔劉斯文往查杜得桂等
俱捏稱杜得宗毆後自縊令其不必報官併送給酒
飯錢六百四十文該鄉保信以爲實得錢匿報至八
月內經縣訪聞傳訊杜得桂等堅稱杜得宗實係自
縊族房屍親人等亦因私和在先隨同混供檢明杜
得宗係被毆身死訊詳飭審茲據審擬招解訊據杜
得桂等供認不諱究非有心欲殺亦無另有助毆之
人查杜得桂毆斷杜得宗左臂右臙肋杜八得毆斷
杜得宗右臂左臙肋傷各相等但杜八得係杜得桂
主令毆打後因杜得宗詈罵杜得桂連毆杜得宗左
臂右臙肋骨斷應以杜得桂擬抵已死杜得宗係杜
得桂小功服兄杜得桂除起意挖墳及賄和輕罪不
議外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尊屬死律擬斬立決照例

先行刺字杜八得係杜得宗總麻服弟依卑幼毆本宗總麻尊屬篤疾律擬絞監候杜得俊擬以杖徒等因具題前來查已死杜得宗係杜得桂小功服兄並非小功尊屬應改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兄死者斬律應擬斬立決該撫疏稱杜八得毆斷杜得宗左臙朋右臂杜得宗設未身死亦成篤疾杜得宗係杜八得總麻服兄杜八得合依卑幼毆本宗總麻尊屬篤疾者絞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語查律載卑幼毆本宗總麻兄篤疾者絞監候又名例內稱本條不

言皆者依首從法又律載主使他人毆打而致死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論又弟毆同胞兄折肢者絞註云依首從法各等語查釋例文弟毆胞兄折肢猶得以首從論罪則總麻兄弟之應分首從更不待言臣部查舊日辨過成案係屬按照律例分別定擬此案杜八得因總麻服兄杜得宗將伊母棺壓葬公共祖妣墳上杜得桂邀同杜八得勸令改葬不允隨各携鋤赴山起遷杜得宗持担往阻杜得桂囑令杜八得將杜得宗手脚毆斷杜八得聽從

刑見集卷十一 毆 毆大功以下尊

用鋤背毆傷杜得宗右膝朋左臂杜得宗因傷身死
 詳核案情杜得宗之死係由杜得桂與杜八得共毆
 致傷而杜八得之下手行毆實由杜得桂之主使是
 杜八得將杜得宗毆成篤疾係屬為從自應按照服
 制以為從減等科斷杜八得應改依卑幼毆本宗總
 麻兄篤疾者絞監候律為從減一等例杖一百流三
 千里行令該撫定地發配至配所折責四十板該撫
 既稱屍弟杜得俊受賄私和除計贓輕罪不議外合
 依期親尊長被殺卑幼私和律杖八十徒二年族長

杜沐效杜均在場私和雖未得錢究係說事之人自
 應照律定擬查杜得俊共得八折錢二千五百合作
 錢二十千作紋銀二十兩杜沐效杜均合依說事過
 錢與受財人同科枉法贓二十兩杖六十徒一年律
 無祿人應減一等應杖一百杜均現在出外貿易飭
 俟回日拘案發落杜毛得杜會得杜觀乞聽從杜得
 桂往發杜得宗之母蔡氏墳塚業經見棺但杜得宗
 私將母棺壓葬祖墳之上本應起遷與無故發掘者
 不同杜毛得杜會得杜觀乞除出錢私和計贓輕罪



不議外均照切近墳旁盜葬本家發掘照地界內有
死人不報官司而輒移他處律杖八十例爲從減一
等杖七十鄉保熊庭拔劉斯文雖不知毆死私和情
事但輕信受財匿報殊屬不合僅以受有事人財計
贓科罪不足蔽辜均應照不應重律各杖八十仍革
役以上各杖犯飭先分別折責發落杜得俊熊庭拔
等所得錢文照追入官杜姓墳山飭令照舊公管蔡
氏棺柩業已另葬無庸議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
再該撫疏稱所有失察私和人命職名係前任都昌

縣叅革知縣雷文燮相應附叅前署縣花映陞係自
行訪聞因案情未確詳請開檢尙無不合應免開叅
所有逾違分限一月以上職名係都昌縣知縣郭廷
魁相應附叅聽候部議等語查定例官員所屬地方
有殺死人命州縣官不知情不行申報者降一級留
任又定例官員承審事件遲延違限一月以上者罰
俸一年等語除此案該撫既稱前署縣花映陞係自
行訪聞因案情未確詳請開檢尙無不合應免開叅
等語應免其查議外應將失察私和人命之前任都

昌縣革職知縣雷文燮照例降一級留任註冊至承
 審例限自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起除解審
 程限扣至五月初六日限滿該撫于閏五月十四日
 具題計違限一月以上應將承審遲延違限一月
 以上之都昌縣知縣郭廷魁照例罰俸一年再此案
 杜八得係律應擬流之犯該撫擬以絞候其承審併
 核轉各官均例有處分應令該撫查取職名咨送吏
 部查議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奉



旨杜得桂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文批丁卯



